



高阳作品集



GAOYANGZUOPINJI

水龙吟

SHUILONGYIN



漓江出版社



90215814

水 龙 吟



台
湾

高 阳

漓 江 出 版 社

RBF96

/03

I247.5
2726

责任编辑：余 家
封面设计：新 春

水龙吟

(台湾)高阳著

漓江出版社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-1号 邮编：541002)

新华书店发行

玉林地区印刷厂印制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章：13.5 字数：235千字

2000年元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3000册

ISBN 7-5407-1733-5/I·1154

定价：20.00元

自序

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，二十余年心血所积，得书若干；计字又若干？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，约略而计，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；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，年得百万，保守估计，至少亦在有两千五百万字。所谓“著作等身”，自学无忝。

上下五千年，史实浩如烟海，所以我的小说题材，永远发掘不尽；更堪自慰的是，以台湾为中心的世界华人社会，无一处没有我的读者。有些读者奖饰之殷，期勉之切，在我只有用“惭感交并”四个字来形容心境。

行年六十有五，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；更应庆幸于生活自由自在、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，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，可说并未老化；与笔续盟、载可期。不过今后的笔墨生涯，一方面从事创作；另一方面亦须整理旧稿。新作单行本将仅交由联经及远景两家出版事业公司印行。

与远景出版公司合作的开始，在个人的创作历程中，是一块很重要的里程碑；更是一种极愉快的经验，特缀数语，敬告读者。

是为序。

A vertical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reading '高阳' (Gao Yang).

目 录

- 1 福寿全归 1
- 2 白云深处.....51
- 3 衣锦归娶 155

1 福寿全归

嘉庆四年——官中的“时宪书”是乾隆六十四年，正月初一。

在养心殿西暖阁的勤政亲贤殿，太上皇帝盘腿坐在铺着黄缎垫子的宝座上，双目紧闭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声音很低，而且模糊不清，只看出他念得很急，因为干瘪的嘴唇，飞快地在翕动。

突然间，太上皇睁开眼睛，依然精光四射；他大声问道：“叫甚麽名字？”

东侧西向而坐的嗣皇帝，愕然不知所对；但跪在西侧的文华殿大学士一等忠襄公和坤，应声答道：“高天德、苟文明。”

太上皇仍旧闭上眼睛，喃喃自语，好久才停；张目问道：

“川楚用兵以来，部库、内库拨发的军费，一共多少？”

“两千三百多万。”

太上皇点点头，转过脸来望着皇帝，这是问他有无话说的表示；同时和坤也抛过来一个催促的眼色，皇帝便开口了。

“明年恭届皇阿玛九旬万万寿大喜，普天同庆，旷古所无，庆典宜乎早日筹备，请降敕旨，以便宣诏。”

太上皇沉吟未答，和坤便即说道：“这是皇上的一片孝心，请太上皇俯允所请。”

“你说‘旷古所无’，倒也是实情。”

太上皇看着东面说：“不过，福泽不在年寿，梁武帝八十六

岁饿死台城，高龄反为后人耻笑。只要川楚奏捷，百姓不遭匪祸，我就很高兴了，不在乎举行繁文褥节的庆典。”

“川楚教匪，首恶的齐二寡妇、王三槐都已伏诛，仰赖圣谟，在皇阿玛期颐万万寿之前，一定早已肃清，大举祝嘏，正得其时。”

太上皇微微颌首，转脸问和坤：“你刚才说军费的支出是多少？”

“一共两千三百多万。”

“我记得平定大金川，军费报销至七千多万，如今教匪蔓延四川、湖北、陕西三省，如能克竟全功，就再用两千多万，亦不为多。如果统兵大员，尚有天良，为博我九十生日能开怀一笑，格外用命，早奏肃清的捷报，则明年举行庆典，不失为激励之学，倒也不妨。”

太上皇略停一下又说：“你不妨把我的这番意思，密谕勒保、宜绵、景安、泰承恩、额勒登保、明亮、德楞泰等人知道。”

“是。”

太上皇点点头，慢慢地将双眼合上，皇帝与和坤对看了一眼，静悄悄地“跪安”退出，以便让往在养心后殿之西“燕喜堂”的汪悻妃来伺候太上皇歇中觉。

从养心殿退出来的皇帝，不是到天子正寝的干清宫，而是回归东六宫之前，在奉先殿与齐宫之间的毓庆宫。此宫在康熙年间为太子允初所建，亦就是所谓“青宫”已，乾隆六十年夏天，特命重新修葺，到了九月初三，太上皇召集皇子、皇孙及王公大臣宣谕，他早在乾隆三十八年，就遵照先帝所定立储“密建”法，选定皇十五子嘉亲王继承皇位，书名藏於正大光明殿匾额之后。

如今临御六十年，寿至八十有五，决定归政，立嘉亲王为皇太子，以明年丙辰为嗣皇帝嘉庆元年。嗣皇帝亦随即以皇太子的

身位，由文华殿后，皇子所居的“南三所”移居毓庆官。

“跟皇上回，和中堂到了。”

和坤是特地宣召来的，皇帝在他的书斋“味余书屋”接见，“致斋，”他一直脱略君臣之分，像朋友似地叫和坤的别号，“坐，坐！”

“谢皇上赏坐。”和坤双膝稍屈，请了个安；然后在一张红木小橙上坐下。

“今天太上皇在念甚麽？你奏对的那六个字，又是甚麽意思？”

“喔，”和坤答道：“太上皇精通密宗，西域高僧曾经进讲过一种密咒；一念此咒，恶人虽在数千里外，亦会无疾而死，或者得奇祸。奴才听太上皇念这个咒，知道要咒的是教匪余孽中最凶悍的头目，所以拿高天德、苟文明这两个名字回奏。”

皇帝悚然心惊，暗地里思量，和坤当然也会这种密咒，如果他有不轨之心，随时可置自己於死地。

不过转念又想，这也是“子所不语”的“怪力乱神”，再说，他也还没有这样的胆子，因而心里释然了。

“还有件事，我要问你，川楚军费已经拨过五千多万，今天太上皇提到，你怎麽把数目缩减了一半呢？”

“奴才是怕说了实话，太上皇心里不痛快，不愿意行九十万万寿的庆典，岂非辜负了皇上的孝心？”

“可是，你上个月已跟太上皇回奏过五千多万，如今数目不符，不怕太上皇驳你？”

“不会。太上皇八十岁以前的事，记得很清楚；过了八十，记性就不行了。”

皇帝想说：怪不得大家都在蒙骗太上皇。

但话到口边，硬生生将它咽住了，笑一笑说：“今天大年初一，你赶紧回去过年吧！明天不必进宫；初三重华宫茶宴，你要

早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

“十多年来，难得作长夜之饮；明天不必进宫，咱们今晚上好好儿乐一乐。你们俩，每人敬我一个“皮杯”。”

长二姑与吴卿怜相视而笑，却无动作；和坤便又催了。

“谁先来？”

“自然是二姊当先。”

“多不好意思！”长二姑低声说道：“当着那麽多丫头。”

声音虽低，吴卿怜的心腹丫头，也是上房侍婢中领班的彩霞，还是听见了，她向在侍宴的四名女伴使了个眼色，都悄悄地退了出去。

“好了，”吴卿怜将长二姑的酒杯斟满，“丫头都不在跟前了。”

“在窗外偷看呢！”

“那有那麽多顾虑？”

“那，你先来。”

“行！”

吴卿怜满含一口酒，搂着和坤的肩项，嘴对嘴将一口酒度了过去，这就是“皮杯”。

“你身上甚麽香味？”

“不就是洋人送的那瓶香水吗？”

“洋人？”和坤愕然，“最近没有会过甚麽洋人。”

“那是五六年前的东西，一直搁在那里没有用；今天无意中发现，随手抹了一点儿。”

“喔！”和坤想起来了，那是乾隆五十八年，英国国王乔治

二世的特使马戛尔尼所送的礼物。

“香味怎么样？”

“你来闻闻！”

和坤将长二姑拉得坐在他的腿上，双臂一环，左搂右抱，三张脸凑在一起了。

“今几个，咱们三个人睡一床，好不好？”

就这时，听得窗外重重地一声咳嗽。长二姑便坐回原处，高声问道：“谁？”

“彩霞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吴卿怜接口，“进来！”

门帘掀处，彩霞朗声回事：“达三爷来了，说有要紧事，马上得见老爷。”

“达三爷”是指干清门侍卫达纳哈；他是领侍卫内大臣郑亲王乌尔恭阿的得力助手，年初一夜间求见，说有要紧事，那定是非同小可的要紧事。

当即吩咐：“请到小书房见。”

这时长二姑已取了一件玄狐皮袍来，服侍他穿好；由两个丫头掌灯，将他送到小书房，只见达纳哈不住在抹鼻烟，神情显得焦躁不安。

“中堂，”

达纳哈打了个扞，站起来急趋两步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太上皇中风了！”

和坤顿觉头顶上“轰”地一声，血都涌了上来，耳中“嗡嗡”作响，心跳气逆，好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“郑王爷今儿在景运门值宿，派我来给中堂送信，只怕今天晚上就得进宫。”

“达三哥，”强自镇静下来的和坤，摆一摆手说：“你先请

坐下来，慢慢儿说，是怎麼回事？”

“听说是起更时分，太上皇还在西暖阁看四川、陕西来的军报，一面看、一面拍桌子骂：“可恶！废物！”骂着、骂着，叭哒一下子，人就扑倒了，人事不知，手脚冰冷，牙关紧闭，只有白沫子从嘴角挤了出来……。”

“啊！”

和坤失声说道：“这是痰厥。”

“是！有痰，嗓子眼里呼噜呼噜，跟拉风箱似地。总管太监赶紧先找值宿的太医，跟着来回郑王爷，如今皇上也从毓庆官赶到善心殿去了。”

“喔，”

和坤心乱如麻，定定神才能问出一句顶要紧的话：“救醒了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。为此，郑王爷让我赶紧来给中堂送信。”

“替我谢谢郑王爷。”和坤又问：“还给谁送了信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好！劳达三哥的驾。你请坐一下，我还有话说。”

和坤回到原处，一面关照预备袍褂、传唤轿班；一面跟长二姑要了两个十雨重的金元宝，命彩霞持箸，跟他到了小书房。

“达三哥，一点小意思，别嫌菲薄。”他将用块红绫里着的金元宝，塞到达纳哈手里。

“谢中堂的赏！”

达纳哈请了安，站起来说：“回头我在东华门伺候。”

紫禁城前后左右各门，每天申刻闭门上锁，至午夜过后，逐渐启钥，最先开放的是东华门，一交子正，双扉初启，首先进门的必是一辆黑布帷的大车，内载两头肥猪，直奔坤宁官屠宰烹煮，作祭神之用。

但这天是例外，当和坤在子初三刻，坐着大轿到达东华门

时，门已经开了。达纳哈掀开轿帷告诉他说：“太上皇醒过一次，可是马上又不行了。皇上传旨：用“合符”大开五门——。”

“合符”之制，沿自前明，“符”共五副，每副用镀金牌两面，上镌“圣旨”二字，一用阳文，一用阴文；阳文的一面存敬事房，阴文的一面，分贮于清门左右的景运门、隆宗门，及东华、西华、神武三门，遇有紧急差遣或大征伐指授进退方略，必须争取时机时，命敬事房发出阳文合符，经五门值班护军统领与阴文合符比验相符，方始启门。

这夜皇帝传旨用合符提前开宫门，不仅是为了太上皇病危，通知仪亲王、成亲王等亲贵以及军机大臣来送终，主要的是太医院院使商彝，在家过年，并未住宿宁寿宫之东的太医院，需要飞召他人宫请脉之故。

“有王公大臣进宫了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达的哈答说：“门才开了一刻钟。”

“院使呢？”

“也还没有。”

于是和坤的大轿，台进东华门停了下来，另换两名轿夫台的小轿——凡是赏了“紫禁城骑马”的大臣，如果过六十五，或有足疾，得乘二人肩舆，和坤虽然年纪不过五十刚刚出头，但曾自陈，左腿因气血不调，足软无力、无法骑乘，亦蒙特准坐轿。照定制，“紫禁城骑马”如进西华门，则在内务府公署前下马，进东华门则在南三所之西的箭亭下马，不过和坤并不理会这些，小轿越过箭亭，进景运门，经干清门前向西，一直到军机处下轿。

军机处的直庐，南北两楹，军机章京的直庐，坐南朝北，称为“南屋”；值夜的军机章京曹振华，已自住宿的方略馆，赶回南屋，奉召谒见，和坤问道：“皇上在善心殿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递牌子！”

“牌子”是一方宽约八分，长的五寸的木牌，一面书职称姓名，一面书经历，上端加漆，亲贵红色，官员绿色，所以正式的名称，叫做“绿头签”。

臣下晋谒皇帝，须先呈递绿头签，而照例在皇帝用膳时进呈，所以又称“膳牌”，简称为“牌子”。所谓“递牌子”，即是求见皇帝之意。

这曹振华在军机章京中，资格甚浅，军机大臣要跟南屋打交道，通常都找满洲话称为“达拉密”的领班，或者资深的“老班公”，和坤的崖岸更为严峻，若非这晚上情形特殊，曹振华是不大可能跟他对话的，事实上和坤连他姓甚麽都不知道。

这个可以巴结的好机会，曹振华当然不会轻易放过，“中堂，”他低声说道：“倘或皇上问起，中堂何以来得这麽快？这话似乎不大好回奏。”

和坤被提醒了，因为如是奉召进宫，由三转桥府邸到此，至少亦得个把时辰；如今提前到达，显见得事先已知道了太上皇痰厥的消息，泄漏宫禁秘密，其罪不小，皇帝如果有心追究，岂不害惨了郑亲王乌尔恭阿及达纳哈？

“你贵姓？”

“曹。”

“喔，”

军机大臣对章京，仿照“苏拉”的称呼，和坤叫一声：“曹老爷，你很细心。不过，我亦不必等得太久，过两刻钟替我递牌子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怎麽说“太上皇醒过一次又不行了”？详细情形，你不知道？”

“听养心殿的大监说，值班的太医是左院判贾伯雄，请脉以后开方子，以“二陈汤”为主，另外加了两味药。御药房煎好以后，撬开牙关灌了下去，太上皇仍旧不醒。皇上很焦急，问是甚麽缘故？”

贾伯雄回奏：太上皇的痰，是顽固不化的老痰，一时攻不下来。皇上就说：你得想法子，一定得攻下来才好。贾伯雄显得很难，不过，到底还是下了药。”

“下的甚麽药？”

“是他药箱里现成的药九子，可不知道叫甚麽名儿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太上皇倒是醒了，痰下来了，本来握得紧紧的拳也松开了，那知道睁了一下眼，可又昏迷过去了。”曹振华停了一下说：“不知道这会儿醒了没有？”

“劳你驾去递牌子吧！”

“是。”

和坤原以为一递牌子，皇帝立刻就会“叫起”——召见，不意等了两刻钟之久，尚无消息，心里不免有些嘀咕，思量着是不是迳自闯了进去？就在这沈吟未定之际，只见门帘掀处，出现了内务府大臣盛住，他是来传旨的。

“皇上交代，这会儿心乱如麻，见面也不知道谈些甚麽？等其他几位中堂到了，一起进见吧。”

和坤心往下一沈，从嘉庆元年以来，皇帝有甚麽向太上皇陈请之事，都托他代奏，如今竟拒绝“独对”，将他与其他军机大臣一样看待，这意味着甚麽呢？

但转念之间，又释然了。

因为盛住是皇帝生母孝仪皇后之兄，经太上皇赐封一等承恩侯。

皇帝传旨不由太监，而派他的亲舅舅带话来，足见得对他还

是另眼看待的。

“盛二哥，你请坐。”

和坤问道：“太上皇怎麽样了？”

盛住皱着眉答一声：“难！”接下来又说：“脉息微弱，真所谓“奄奄一息”。”

“那得赶快进参汤啊！”

“贾伯雄说他一个人不敢作主。不过他拍胸脯担保，一时三刻还不要紧；等他的堂官来处方。”

盛住又说：“后来贾伯雄私下跟我说，太上皇的补药服得大多了，光是参汤亦未必管用。”

“那末，商彝呢？怎麽还不来？”

“他住在宣南。——”

一语未毕，跟盛住一起来的内务府司官在窗外接口：“来了、来了，商院使来了。”

“好！”盛住站起身来，“我得带商彝去请脉，一会儿里头见吧。”

说完，匆匆出了军机处，只见一盏宫灯，高照着商彝，他穿的是五色丝织缎面的短襟羊皮袍，同样面子的狼皮短褂，头戴狐皮帽，打扮得花里胡哨，棣托着他的庞然须眉，样子显得有些滑稽，但定例如此，大医冬季出差，都穿这一身由内务府发出来的袍褂。

“老商，快进去吧！”盛住拉着他往内右门走，“贾伯雄没辙了。”

“喔，”商彝问道：“皇上在里头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进了养心殿东暖阁的寝官，商彝先给坐在匡床上愁眉不展的皇帝行了礼。转过身来只见寿高八十有九的太上皇，盖着两床锦缎的薄被，张口鼾睡，额上汗珠淋漓，他跪近床边，先磕了一个

头，然后掀开被角，低头张望，果如所料，太上皇下身垫着一方软缎薄棉垫，小水失禁，将垫子湿了一大片。

医家四决“望闻问切”第一个字已大有所获，“闻”则不能求诸肃静无声的深宫；“问”倒是有个大疑问，但只能私下问贾伯雄，所以商彝只有一下跳到第四个字上，预备“切”脉了。

“盛大人！”

他站起来低声说了两句，盛住点点头，转身走到皇帝面前弯腰请旨。

“两个大熏炉，炭都烧得很旺，商彝热得脑袋都晕了，怕切脉不准，求皇上准他卸掉狼皮褂跟狐皮帽。”

“可以，可以。”

于是商彝在御前卸衣，特别是头上的那顶狐皮帽一去，如卸千斤重担，轻快无比；他复又跪下，探手入衾，将太上皇的左手轻轻拉了出来，搁在专为诊脉用的五色丝绣缎面“脉枕”上，按“寸关尺”的部位，凝神细按；诊罢左手，又爬到里床，跪着细诊右手脉息，等他从宽大的“龙床”上下地后，皇帝已迫不及待地发问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商彝不即回答，趋前两步，下跪回奏：“臣不敢有一游移之语，致误大事，请皇上传“吉祥板”吧！”

预制棺木，民间名为“寿材”，宫中名为“吉祥板”，商彝明明白白宣称太上皇已至“大渐”之时，皇帝顿时两眼交流，但仍旧用不甘心的语气说：“一定有法子的，你一定得想法子。”

“天年已到，实非人力所能挽回。”

“不！”皇帝固执地，“你想，慢慢想！”

“是！”

商彝俯伏在地，想了好一会，抬起头来说：“臣只有“大封固法”一方可用。”

“甚麽叫“大封固法”？”

“太上皇元气已脱，仅存余气，流连脏腑经络之间，尚未尽断，倘能封固余气，或者真阳可以渐复。不过，希望极微。”

“只要有希望，就得尽心尽力，你赶快处方吧！”

於是盛住带着商彝到了殿前总管大监的值房，等盛住围炉烘手时，商彝向贾伯雄使了个眼色，引至远处，低声问太上皇得病的经过。

“猝然痰厥，我用“二陈汤”加枳实、南星导痰——。”

“为甚麽不加竹沥？”商彝插嘴问说。

“竹沥要现采，宫里那里来的竹子？何况还要加姜汁调制，缓不济急。”

“嗯！请你说下去。”

“导痰汤不管用，皇上驾到，一个劲的催；我只好现成的“苏合香九”。”

贾伯雄停了一下说：“太上皇倒是醒了，不过，不大一会儿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”

“脉案呢？”商彝伸着手说。

“那里有工夫开脉案，再说皇上也不懂药性。”

“哼！”

商彝微微冷笑，怔怔地望着他一会，终于忍不住说了：“亏得没有开脉案，不然留下一个把柄，贾大哥，你的麻烦可大了。”

他略停一下又说：“谁不知道，中风分“闭”、“脱”两证，太上皇让顽痰胶住了，一时打不开，如用竹沥，一定可以打开。你怎麽用“苏合香九”？你莫非不知道，苏合香九有麝香，里透骨髓、外彻皮毛，非内则经络全壅，外则诸窍皆闭，不能用麝香。太上皇九十岁了，麝香在他就是狼虎药，由闭而脱，其咎谁执？贾大哥，你自己心里该明白。”